

石研斋本《骆宾王文集》版本价值探析^①

——兼谈宋刻蜀本

葛亚杰

《骆宾王文集》现存最早最古之本为宋刻蜀本。最早为毛晋所收藏。毛晋藏时,其书后五卷已在流传过程中散失,其以影宋抄本补全。后辗转归顾之逵、汪士钟、杨海源等收藏,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其书藏于顾之逵时,顾广圻曾亲自判定云:

陈氏《书录解题》言其卷首有鲁国郗云卿序,又言蜀本序文云广陵起义不捷而遁,皆与此合。惟鲁国下郗云卿之名,毛钞所据损失耳。然则为蜀本《骆集》可知也。嘉庆丁卯九月广圻审定并记。^②

在石研斋本开雕的时候,他又说:

嘉庆丁卯影写一部。后十年丙子秦敦夫太史开雕于扬州文局,覆勘印行,为记首帙,使阅此者知其是祖本也。思适居士书。^③

从上可知,嘉庆十二年(1807),顾广圻影写过宋本《骆宾王文集》。时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秦恩复石研斋以顾广圻影写本为底本开刻印行。道光十年(1830),石研斋又重印此本。宣统三年(1911),上海文瑞楼以石研斋本为底本,石印一版^④。

嘉庆本依宋刻蜀本分为十卷。前有“骆宾王文集十卷宋蜀本重雕”十二字。下页有“石研斋藏板”牌记。首顶格《骆宾王文集序》,第二行低三格有“鲁

①本文所引《骆宾王文集》、《骆宾王文集考异》(并序)为国家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一年石研斋刻本《骆宾王文集》(简称石研斋本)。除此外,亦引其他各本,包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万历十八年凌毓楠刻王衡等评释《唐骆先生集》(简称“王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颜文选补注本《骆丞集》(简称“颜本”)、《续修四库全书》本清咸丰三年松林宗祠刻本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简称“陈本”)。

②顾广圻:《思适斋集外书跋辑存》,《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458—459页。

③顾广圻:《思适斋集外书跋辑存》,《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5册,第459页。

④与嘉庆二十一年石研斋刻本相比,文瑞楼本半叶十四行,行三十字;嘉庆二十一年刻本阙字处皆为墨钉,文瑞楼本则为空心方框。版式已有不同,书中字句亦有改易错讹。

国都云卿”，序正文皆顶格。次目录，与宋刻蜀本基本相同^①。目录后有“嘉庆丙子岁夏闰六月石研斋秦氏重刊”，卷一首页顶格有“骆宾王文集卷第一”，第二行低一格刻“赋颂”，第三、四行低两格刻卷一分卷目录，第五行低三格刻第一篇“萤火赋”，正文顶格。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上刻“宾一”二字，下刻该卷页数，再下刻刻工姓名。正文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后有顾广圻撰《骆宾王文集考异》（并序），考异校语为小字双行。

嘉庆本的覆刻刊印，是在顾广圻的主持下完成的。秦恩复与顾广圻相识于嘉庆十年（1805），二人于校刻书籍颇为相投，一见见面便引为知己。顾广圻为秦恩复校刻了多种书籍，如著名的“唐人三家集”（包括十卷本《骆宾王文集》、十卷本《足本吕衡州集》和六卷本《李元宾文集》），校刻督刊皆出于顾广圻之手。

顾广圻为秦恩复石研斋校勘的《骆宾王文集》，与《文苑英华》^②对勘，后附有《骆宾王文集考异》一卷，校语详细，论证精审，人皆称善^③。但对于此版本好在何处，对于《文苑英华》本有哪些借鉴，对于宋本又有何种改进，则并未展开说明。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了解此版本的价值所必须弄清的。

一、顾广圻《骆宾王文集考异》的校勘体例

（一）顾广圻校勘的参校本

顾广圻校勘的参校本仅有《文苑英华》一种。众所周知，《文苑英华》主要刻本有二：一是周必大主持校勘的宋本，但是此本颇多散佚，于今已十分稀少，仅余十五册一百五十卷^④。另一个刻本是明胡维新刻本，嘉靖四十五年六月（1566）开始刊刻，刻成于隆庆元年正月（1567）。然而此本错讹较多，难称善本。

但是，顾广圻并未明言自己究竟用的是哪个本子。他的《考异》中仅有三段校语隐约透露出参校本的版本情况：

《上廉使启》“仰皇华而畅息”，顾广圻校云：“闽板《苑》‘畅息’作‘息虑’，注《集》作‘畅’在‘息’字下，讹也。”

《上瑕丘韦明府启》“亦研其奥旨”，顾广圻校云：“‘研’下《苑》有‘精’字，闽板注《集》作‘乎’在‘精’字下。”

《姚州道破逆贼诺波弄杨虔露布》“守银州刺史李天志”，顾广圻校云：

①唯总目中，宋本《至汾水戍》，石研斋本作《至分水戍》；宋本《挑灯扶》，石研斋本作《挑灯杖》；宋本《王廉使启》，石研斋本作《上廉使启》；宋本《上裴侍郎启》，石研斋本作《上裴侍郎书》。

②本文所引《文苑英华》为1966年中华书局影印宋残本补配明本。

③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说：“终不若顾广圻校秦恩复刊之十卷本为最善。”见陆心源、丁丙：《仪顾堂题跋·续跋 善本书室藏书志》，《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第676页。

④详见李致忠：《关于〈文苑英华〉》，《文献》1997年第1期，第18页。

“‘守’上《苑》有‘朝议大夫使持节’七字。‘史’下有‘上柱国宜春县开国’八字是也。又按‘国’下当尚有一字。闽刻《苑》脱,无以补之。”

上三例所涉及的“闽板”、“闽刻”,或即是胡维新刻于福建之本。且从上例中可以看出,《文苑英华》成书虽古,然原本已经毁弃过甚,其他版本又经过层层翻刻,其间的错讹已经越来越多,顾广圻欲取佳本校勘也已不可得了。

(二) 顾广圻《骆宾王文集考异》的校语及其价值

书后有顾广圻为秦恩复代写的《骆宾王文集考异序》,当中自言出校原则及校语种类:

惜其流传绝少,遂摹刊印行。洞蕖复取《文苑英华》互勘。凡注‘《集》作’,大抵相合,其遇有可疑,及《集》非《苑》是并《苑》无注者,皆加决定,撰次为《考异》一卷。至于《苑》有差违,或两得通,虽则甚夥,咸在所略。盖非难了,宜省繁芜,又世行本无足信据,故亦置而弗论。既成,属余书首,以著缘起,兼发其凡云。

从上可知,顾广圻出校的原则非常清楚:“其遇有可疑,及《集》非《苑》是并《苑》无注者,皆加决定。”尤可注意的是“《集》非《苑》是”四字,凡遇此情况,顾广圻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分析之后加以决断,判断孰是孰非,而遇到“《苑》有差违,或两得通”的情况则从简从略。检《考异》,其校语实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普通校语,仅标出两个本子的不同而未加判断;另一类则不仅出校,而且加入断语;再一类是充分利用《文苑》本的文献价值,补入宋本的阙字阙文。

第一类校语虽较普通,然顾广圻并未妄改,其原因:一是没有具体确切的证据,需保持诗文原貌;二是虽有不同,但无论使用宋本还是《文苑》本,对于作品的艺术性和内在情感逻辑均无较大影响。其一般形式,常作“某,《苑》作某”、“某上,《苑》有某字”等。如遇宋本有阙字而《文苑》本未收,则在《考异》中作“阙字未详”云云。

第二类校语则较为重要,除出校之外,还增加断语,判断是非,绝大多数是根据《文苑》本对宋本进行增补、删减、辨伪、校订,这也是顾广圻根据《文苑英华》对宋本改正的最直观的表现。同时若有《文苑》未收诗文,顾广圻亦指出当改之处。这种带有断语的校语也体现了顾广圻深厚的校勘功力,他多运用他校法和本校法,准确指出何处当改,证据确凿,合情合理。可分小类如下:

1 有错讹或字句相异,直言根据《文苑英华》校勘并改之,其主要形式有“某,当依《苑》改某”、“某,《苑》作某,是也”等。如《萤火赋》“殷忧积兮明且煎”,顾氏《考异》云:“‘且’,当依《苑》改‘自’。”又《望乡夕泛》“喜逐行前志”,顾氏《考异》云:“‘志’,《苑》作‘至’,是也。”

2 有宋本有阙而《苑》证无阙者,亦出校,如宋本《帝京篇》“且论三万六是□”,顾氏《考异》校云:“‘是’下无阙,《苑》可证。”

3 有误为一篇的文章重析为两篇:

《钱骆四得钟字》“青山几万重”,顾氏《考异》校云:“《钱骆四诗》止

此。”“甲第驱车人”，顾氏《考异》校云：“自此句至末别为一首。当是脱去题一行，遂误连于《钱骆四诗》也，亦送行之作。但所送人及得字，今皆无以补之。”

4《文苑》本未收诗文，顾广圻以断语判断者较少，共有三处：一为“《宋五之问得凉字》，顾氏《考异》云：“按‘宋’上当有‘送’字。”查骆宾王送别之诗，有《送费六还蜀》、《秋日送尹大赴京》、《送吴七游蜀》、《秋日别侯四》等，皆在人名前置“钱”、“送”、“别”等表示送别之语，原诗题为《宋五之问得凉字》，略显突兀且主题不明，置一“送”字则知其为骆宾王送别宋五之问的诗，顾广圻所改颇有其理。二为《宿山庄》“缙化类秦裘”，顾氏《考异》云：“案‘缙化’当作‘化缙’。”^①三为《秋日山行简梁大官》“得性灵游刃”，顾氏《考异》云：“案‘灵’当是‘虚’字之讹。”查其对句为“忘言已弃筌”，“已”当为副词之用，而能当副词者只有“虚”字。此诗作于骆宾王闲居齐鲁时，“游刃”用庖丁解牛之典，其言既已得性之妙，于世事虽游刃其间亦已无用矣，“虚”字似可作“徒”字解。用“灵”字则其意恰好相反，且与词性亦需相对的原则相异。

第三类校语，《文苑英华》收有宋本未收之文或其所无之字。像此种情况，顾广圻亦将其收录在内，其增补有二：

1 补入《集》本阙字、阙句。如《荡子从军赋》“见空陌之草积，知暗牖之尘栖”一类。又如其补入《姚州道破逆贼诺波弄杨虔露布》七十六字，补入《又破设蒙俭露布》三十六字。

2 补入《集》本所阙诗文。如其补入《送刘少府游越州》一诗，顾广圻云：“此诗见《苑》二百六十七卷，在《钱郑安阳入蜀》后，《集》中无之，当是传写脱落，今录补。”另补入《从军行》一首，《上兖州张司马启》一篇。

查顾广圻的校语，皆存于四卷《考异》之中，凡是《考异》中出校处，原文皆无改动，这实际也体现了顾广圻所坚持的“不校而校之”的校勘原则。他在《礼记考异跋》中云：“书必以不校校之。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②按此原则，虽然顾广圻校勘出许多应该依《文苑》本校改的地方，但在原文中并未擅改，这样一方面使古籍的原貌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也并不妨碍对原本的改正与提升。这一点是尤其值得肯定的。

虽然顾广圻颇多借鉴《文苑》本，但他并未迷信。相反，在校勘的过程中，他清楚地认识到了《文苑》本的不足。更可贵的是，顾广圻凭借自己坚实的功底，在校正宋本的同时又指出了《文苑》本的错讹之处，举《考异》中之例：

《和道士闺情诗启》“思然入巧”，顾氏《考异》校云：“《苑》作‘然思入态巧’，按‘然入’当作‘入态’，《苑》仍衍‘然’字。”^①

^①详见本文第二节。

^②顾广圻：《礼记考异跋》，《思适斋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九年徐渭仁刻本，第108页。

“谨申奉和”，顾氏《考异》校云：“‘申’，《苑》作‘抽词’二字，按‘谨申’当作‘抽词’，《苑》仍衍‘谨’字。”

《远使海曲春夜多怀》“未安蝴蝶梦”，顾氏《考异》校云：“案‘蝴’当作‘胡’，《苑》同《集》皆非。”

《初于六宅宴》，顾氏《考异》校云：“《苑》作《初秋宴得风》，注云一作《于宴六宅宴》。今按以第八卷序证之当作《初秋于宴六郎宅宴得风字》，《集》《苑》皆非。”

《上廉使启》“仰皇华而畅息”，顾氏《考异》校云：“闽板《苑》‘畅息’作‘息虑’，注《集》作‘畅’在‘息’字下，讹也。按当是《苑》作‘畅虑’，注《集》作‘息’于‘虑’字下耳。此于《集》无施但恐因《苑》致疑。故附出之。”^②

顾广圻的《考异》成果亦为后人所采用，如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陈熙晋于文中多次提到秦恩复，甚至直接引用秦恩复所言，而秦恩复所言即出于顾氏《考异》，如：

《和道士闺情诗启》，陈熙晋云：“《文苑英华》无‘道士’二字。一作‘学士’，非也。秦编修恩复曰：按以第二卷代赠诗证之，似即道士李荣也。”

陈熙晋复述秦恩复所言“按以第二卷代赠诗证之，似即道士李荣也”，与顾氏《考异》于《和道士闺情诗启》中的校语即“《苑》无‘道士’二字。按以第二卷代赠诗证之，似即道士李荣也”相同。

又《上梁明府启》，陈熙晋校勘“某蒲石橘迁，声乡蓬转”时云：“‘橘’，《文苑英华》作‘摘’。注云：‘摘’，《集》本作‘播’，非，今从颜本。又，《文苑英华》注：《集》本‘乡’作‘向’，非。秦编修恩复曰：‘石’当是‘右’字之讹，‘声’当是‘磬’字之讹。案此四字，难以强通。”

此中陈熙晋复述秦恩复所言云：“秦编修恩复曰：‘石’当是‘右’字之讹，‘声’当是‘磬’字之讹。”

陈本“蒲石橘迁”，石研斋本作“蒲石摘迁”，顾氏《考异》云：“《苑》录《集》本‘摘’作‘播’，非。按‘石摘’当是‘右橘’之讹。”

“声乡蓬转”，顾氏《考异》云：“《苑》录《集》本‘乡’作‘向’，非。按‘声’当是‘磬’字之讹。”

上述陈本虽不是转述原文，但其提出的辨讹之处仍源于顾氏《考异》。

①此处“‘然人’作‘人态’”乃是指宋本而言。顾广圻谓宋本虽应依《文苑》本改，然《文苑》本仍衍“然”字。

②此处《文苑》本作“仰皇华而息虑”，“息”字下“虑”字上《文苑》本校云：“《集》作‘畅’”，则按《文苑》本所校，宋本此句应为“仰皇华而畅虑”，实际上宋本此句为“仰皇华而畅息”。由此，顾广圻判定《文苑》本原文与校勘皆讹，并推测《文苑》本应作“仰皇华而畅虑”，其校语在“虑”字下应为“《集》作息”。这样一来，按《文苑》本所校而还原出的宋本此句为“仰皇华而畅息”，与宋本同，则皆可通矣。顾广圻认为虽然无涉于宋本，但为避免因讹至误而对宋本造成影响，故说明之。

陈熙晋所采用的蜀本为附有顾氏《考异》的石研斋本无疑,也就是说,陈熙晋明白无误地采用过顾氏《考异》的成果。然其采用时,并未标明出处,而是托他人之口而说出,造成了辨识上的困难。但在文本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其直接或间接采用顾氏《考异》的成果所留下的痕迹,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石研斋本的版本价值。

二、宋本非善本^①

顾广圻认为此宋本即是陈振孙著录本,其言甚是。然经校勘分析,其版本价值并未合于预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卷不精

宋本第一卷至第五卷为诗,第六卷至第十卷为杂著。有明明是诗却被归类于杂著者,如《帝京篇》、《畴昔篇》,两首诗皆为七言歌行,却被录入卷九杂著中。而其他七言歌行《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被归入第二卷,《行军军中行路难》被归入第三卷。可见其目录非根据文体标准而编。且从歌行编入杂著的情况看,疑宋本目录非由文士编纂而成。

现存宋本有总目、分卷目录以及诗文前标题。总目与分卷目录相比,个别文字稍有出入。总目较为完整,分卷目录时有遗漏,如卷三总目《郑安阳入蜀》,顾广圻指出:“子目未失《钱郑安阳入蜀》一题。”在分卷《郑安阳入蜀》下顾广圻又云:“‘郑’上《苑》有‘钱’字是也。”同样,卷四总目《过故宋》,顾广圻云:“子目未失《过故宋》一题。”总目中亦有错讹之处,如总目第七卷《王廉使启》,分卷目录为《上廉使启》,诗题应为《上廉使启》。亦有总目为两篇,分卷目录为一篇,如总目第七卷《与博昌父老书》、《与亲情书》,分卷目录合为《与父老亲情书二首》;总目第八卷《钱尹大往京序》、《钱陆道士序》,分卷目录合为《钱尹大陆道士序二首》。亦有总目与分目次序不同,如第八卷总目《钱宋三之丰城诗序》在《宴六郎宅宴序》后,而分卷目录却颠倒之。相对于分卷目录,总目较完善。故疑分卷目录非与总目同时编订,而是后人所加,但刊刻则与总目同时。

(二)校勘不精

1 石研斋刻本与宋本相比,最显著之改进即是顾广圻之《考异》。顾广圻认为宋本文意不及而应改的,查之竟有一百余处。

如宋本《灵泉颂》“笃行以通仁为本”,顾广圻云:“‘仁’,当依《苑》改‘神’。”“通神”之典,当出于《孝经》“孝悌之至,通于神明”^②二句。《宋书·乐志二》亦有“明明我后,玄德通神”^①之句。萧县主簿宋思礼以至孝闻,会大旱,其母非泉水不能适口,宋思礼且祷,忽有泉水冒于庭,骆宾王作颂以纪之。“笃

^①本文所引宋刻蜀本《骆宾王文集》为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②阮元:《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559页。

行”当指宋思礼敬爱其母之孝行，故依文意当用“通神”。顾广圻所改较恰当。

又如宋本《宿山庄》“缙化类秦裘”，此篇《文苑》本未收。顾氏《考异》云：“案‘缙化’当作‘化缙’。”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有“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缙”^②二句。陈熙晋注引此二句，并云：“唐都秦中，故曰秦裘。兼用苏秦裘敝去秦事。《途中诗》云：‘素服三川化，乌裘十上还’。殆以五字该二句意。”陈熙晋引骆宾王《途中有怀》诗为内证，所言甚是。另，“缙化类秦裘”之出句为“拾青非汉策”，按对偶之原则，“缙化”亦当改为“化缙”。顾广圻所言极有道理。

2 宋本有阙字、阙句而未增补。

此宋本非后世所称之精校本，未有与其他本校勘后的考异。阙字处多为空格。阙句处则多不见标示。阙字阙句的发现，一者可从宋本本身推知。另外则可以从与其他版本的校勘中比较得出。

(1) 宋本阙字，多留有空位，较为明显易辨。

如宋本《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并序》中即有“虽□阙三冬”、“庶□雅韵”、“则覬□连星”、“□□将如何”、“罗□翟公意”等数句。

除此之外，尚有《在江南赠宋五之问》、《在狱咏蝉并序》、《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晚憩田家》、《过张平子墓》、《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政学士》、《和李明府》、《幽繫书情通简知己》、《秋晨同淄州毛司马秋九咏》^③、《秋云》、《上兖州崔长史启》、《畴昔篇》、《自叙状》等篇亦存在此种情况。

(2) 有无阙字而留空位者，当是刻印时其字已脱，无所补之。此种情况与上下文对照或引别本参证即可检出。

如《帝京篇》“且论三万六千是□”，“是”字下留有一空位。查其下句为“宁知四十九年非”，亦无阙字。顾广圻《考异》指出：“‘是’下无阙，《苑》可证。”沿顾广圻之思路，查《文苑英华》中即为此两句。可证“是”字下空位确为误留。

又如《秋夜送阎五还润州序》“□暂淹留于一夕”，“暂”字上留有一空位，顾氏《考异》亦判定：“‘暂’上无阙，《苑》可证。”查《文苑》本亦如顾广圻所说，可证宋本之误。

(3) 阙字空位留于不当之处者。

如《在江南赠宋五之问》，宋本为“谬观光牵迹，□□强栖惶”，其将“谬观光”与“牵迹”合为一句，而于“强栖惶”前留有两空位。其实，骆宾王于诗中颇多使用蝉联句式，即上句之末尾二字与下句之起首二字相同。本句即是一例。“谬观光”前句为“端操惭谋己”。《文苑》本亦为“端操惭谋己”，其下两句为

①沈约：《宋书》卷二十，中华书局，1974年，第590页。

②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682页。

③本诗宋本阙诗题，陈本、《文苑》本作《秋风》，本文依宋本诗前原有组诗题名，下同。

“谋己缪观光,牵迹强棲遑”。则宋本阙“谋己”二字明矣。刊刻时不知阙“谋己”二字,误将“缪观光”与“牵迹”断为一句,置两空位于“强栖惶”三字上。可见刊刻之不精。

(4)有阙字,却未留空位者。

如宋本《行军军中行路难》“行路几千端”句,《文苑》本作“行路难,行路难,歧路几千端”。顾氏《考异》云:“‘路’下《苑》有‘难,行路难,歧路’六字是也。”^①其认为宋本确有阙字。从形式上看,宋本诗句为五言,却是与上下文无联系的孤句。本诗为长篇歌行,多五言、七言句,宋本刊刻之时,刊刻者或以为全篇皆应为五言,故将其中“难,行路难,歧路”六字删减。经此删减,诗内蕴藏的情感浓度被大大的削弱了,且强以一五言句杂于七言句之中,音律不相协。相较之下,《文苑》本有“行路难”之往复,音律协畅铿锵,阅读时琅琅上口。“歧路”二字更表现了骆宾王对于前路的不明朗以及面对纷杂的情势不知何去何从的苦闷,藏在背后的是诗人基于人生体悟的深刻感怀,极易引起读者内心情感的共鸣。显《文苑》本为优。顾广圻所言是。

3 有误字而衍字。

如宋本《又破设蒙俭露布》“自白招乘侯”,顾广圻指出:“《苑》无‘自’字是也。”《文苑》本作“白招乘侯”。宋本衍一“自”字,盖“白”与“自”相近,误写为“自”后,不知其为误字,遂与“白”字同刻于上。

4 宋本颇多形近、音近而误。

如宋本《上郭赞府启》“韵清籁于惊苹”,《文苑》本作“韵清籁于惊苹”。顾广圻判定应据《文苑》本改,云:“‘濑’,《苑》作‘籁’是也。”“濑”,《说文解字》云:“濑,水流沙上也,从水,赖声。”^②文意应与声音相关,而“濑”字并不与之合。“籁”字,《说文解字》云:“三孔翕也,大者谓之笙,其中谓之籁,小者谓之箛,从竹赖声,洛带切。”^③其本意指乐器,但在先秦典籍中亦指代声音。用“籁”字与“韵”字相和。“濑”字或为形近而误,因其音相近,亦可能为音近而误。

宋本《萤火赋》“居照斯晦”,顾氏《考异》云:“‘照’当是‘昭’字之讹。”再宋本《初于六宅宴》“意尽深交冷”,顾氏《考异》云:“按,‘冷’当是‘洽’字之讹。”亦属此类。

另,宋本亦有未收诗文,石研斋刻本亦增补之,这些都是宋本不及石研斋刻本之处。

综上所述,与石研斋刻本相比,宋本难称善本,而且透露出其为坊间刻本的痕迹。而宋本的不足,直到石研斋本的出现才获得大幅度的补正。

①此处顾广圻所引《文苑》与今本《文苑》不同,然于文意无涉。本文从顾广圻所引。

②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32页。

③许慎:《说文解字》,第98页。

三、石研斋本的价值

前文提到,秦恩复石研斋覆宋本《骆集》的底本即是顾广圻影写宋本。然而将覆宋本与宋本对照,发现一些地方二者并不完全相同^①。其不同,竟有 201 处之多^②。

顾广圻校勘时明确提到的参校本仅有闽本《文苑英华》一种,其将校语写成《考异》列于后。然检石研斋本,仍有与《文苑》本相同而与宋刻蜀本相异却未列入校记的情况。此种情况有 65 处。这一部分,或是顾广圻依《文苑》本改而未列入《考异》,但其出于何种原因已不得而知。另有《文苑》本未收诗文,在这些诗文之中,石研斋本仍有与宋刻蜀本不同之处。查各版本,同一版本中有与石研斋本相合者,亦有与石研斋本不合者,或是刊刻时综合多本而改。

某些相异之处,改正了宋本的错误,这是除《考异》之外另外一个提升宋本文献价值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

(一)以阙字来说,如完全覆刻宋本,宋本中有阙字处,石研斋本按覆刻之原则,当原样刻入。然查石研斋本有多处增补,当是有意改之。现将阙字改动处列表如下:

《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并序》

宋 本	石研斋本
虽□阙三冬	虽文阙三冬
庶□雅韵	庶瞻雅韵
则觊□连星	则觊耀连星
□□将如何	叹息将如何

“三冬”,用东方朔事。《汉书·东方朔传》:“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③后注云:“如淳曰:‘贫子冬日乃得学《书》,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④石研斋本用“文”,王本、颜本作“史”。“文”、“史”皆可。然骆宾王因其诗文为世所知,似用“文”字更为恰当。

“□□将如何”,各本皆作“叹息将如何”。原诗为“时命欲何言?抚膺长叹息。叹息将如何,游人意气多”。用“叹息将如何”,形成顶真的手法。且与“游人意气多”文意相通。石研斋本增是。

①黄丕烈曾影宋抄本十卷本《骆宾王文集》,其跋云:“小读书堆本,洞黄影之,以贻秦敦父太史。嘉庆丙子开雕,昨岁大除夕始得寓目,刻板虽精,字句亦有移易矣。戊寅元旦复翁。”指出了字句移易的情况。见谢国桢:《江浙访书记》,三联书店,1985年,第101页。

②异体字等不计算在内。

③班固:《汉书》卷六十五,中华书局,1962年,第2841页。

④班固:《汉书》卷六十五,第2842页。

《在狱咏蝉并序》

宋本“闻螭蛄之□声”，石研斋本“闻螭蛄之流声”。本句王本、颜本作“有声”，亦可通。然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有声”仅得诗之平处，未得佳处。用一“流”字，给声音增加了一层动感。此时作者在狱中，所处应狭，螭蛄的声音正如细丝般流入囚室中，显得更加灵动活现。

《晚憩田家》

宋 本	石研斋本
山形类九□	山形类九折
□势急三巴	水势急三巴

“山形类九□”，各本皆作“折”。“九折”，杜佑《通典·州郡门·古梁州·卢山郡》“雅州”条下云：“百丈，有邛来山，本名邛旅，邛水所出。又有九折坂，汉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此而回。”^①石研斋本增是。“水势急三巴”句，“水”字王本、颜本作“江”。而陈熙晋注引《三巴记》云：“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谓三巴。”颜文选注亦引《三巴记》云：“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曰三巴。”则知“三巴”乃是形容江水湍急之势。故用“江”、“水”皆可。而用“水”字更能与上句“山”字相对，音律也更协和。

《过张平子墓》

宋本“南□擅德音”，石研斋本“南阳擅德音”。诗题云《过张平子墓》，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河间相张君，南阳西鄂人，讳衡，字平子。”^②首句“西鄂该通理，南阳擅德音”，言张衡之籍贯与学术文章。用“南阳”正与“西鄂”相对。各本皆作“南阳”。

《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政学士》

宋本“□□兰延阁”，石研斋本“兰渚浮延阁”。此处用“兰渚”，颜文选注云：“东汉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陈熙晋注云：“沈约《宋书·百官志》：‘汉西京图籍所藏，有天府、石渠、兰台、石室、延阁、广内之府是也。’”此用指东台详正学士，正与诗题合。

《和李明府》

宋本“飞向洛阳□”，石研斋本“飞向洛阳城”。此诗《文苑》本未收。各本皆作“洛阳城”。其上句为“传闻叶县履”，用王乔事。王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入京朝，不带车骑，旦以上赐尚书官履化为双凫，乘双凫而来。按典故之意以及上下文意，用“城”字较恰当。且合音韵。

《幽繫书情通简知己》

^①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六，中华书局，1988年，第4630页。

^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第719页。

宋本“擦拙慚周□”，石研斋本“揆拙慚周道”。此诗为骆宾王下狱时所作。颜本作“羨”。王本作“美”。陈本作“道”，其校语云：“道，一作羨”。似可为“羨”，《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①联系宾王亦系于狱中，暗合周文王囚羑里事，使用此典甚合。然作“道”亦可通。

《四月八日题七级》

宋本“□出有为界”，石研斋本“我出有为界”。本诗《文苑》本未收。各本皆作“我出有为界”。且下句作“君登非想天”。“我”与“君”无论形式与句意皆相对。石研斋本所改较为恰当。

《春云处处生》

宋本“四望春云□”，石研斋本“四望春云生”。此句各本皆同。惟王本“望”字作“面”字。石研斋本置一“生”字，四望之间，春云闭合向拢，上句写静，下句写动，意境全出，且于声韵相合。

《秋晨同缙州毛司马秋九咏》^②

宋本“带□泛妆楼”，石研斋本“带粉泛妆楼”。其上句为“飘香曳舞袖”，故下句为“粉”字，可与“香”字相对。《文苑》本、王本、陈本皆作“粉”。颜本作“带水泛妆楼”，用“粉”字更适合句意。

《秋云》

宋本“泛□摇光动，临□瑞色明”，石研斋本“泛斗摇光动，临碭瑞色明”。此二句各本不同处较多。王本作“泛影摇光动，临空瑞色明”，颜本作“泛沼摇光动，临栏瑞色明”，《文苑》本作“泛斗摇光暗，临阳瑞色明”，陈本作“泛斗摇光动，临阳瑞色明”。各本皆可通。然查骆宾王《咏云酒》诗云：“色泛临碭瑞，香流赴蜀仙。”且《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碭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③“临碭瑞色明”当用此典故，紧扣诗题，故应以石研斋本为佳。

(二)宋本有不足处，石研斋本亦将其校改。这一方面，在《文苑》本未收的诗文中表现尤为明显，如：

《浮查并序》

宋本作“游日川上”，石研斋本作“游目川上”，按文意“日”字当改为“目”字。

《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

①司马迁：《史记》卷四，中华书局，1963年，第119页。

②本诗宋本阙诗题，陈本、《文苑》本作《秋风》。

③司马迁：《史记》卷八，第348页。

宋本“骥子鱼文实可怜”，石研斋本作“骥子鱼文实可伶”，各本皆作“伶”。“可伶”则诗意不通，此句言郭氏独居之状，使人生怜，当改为“可怜”，石研斋所改甚是。

《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

宋本“华表子年鹤未归”，石研斋本“华表千年鹤未归”。此句用丁令威事。宋本“子年”不通。《搜神后记》卷一：“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家垒垒。’遂高上冲天。”^①“子”当改“千”。宋本字形相近而误。

《秋日山行简梁大官》

宋本“来马陟层阜”，石研斋本“束马陟层阜”，陈本与石研斋本同。《畴昔篇》有“长途看束马”句。《姚州道破逆贼诺波弄杨虔露布》有“峰危束马”句。“来”或应为“束”，字形相近而误。

《至分陕》

宋本作“憩棠疑忽剪”，石研斋本作“憩棠疑勿剪”。取《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②。依此“忽”应当改“勿”。

《边城落日》

宋本作“君恩如可执”，石研斋本作“君恩如可报”，当为“报”，言回报君恩之意，宋本形近而误。

《宿温城望军营》

宋本“烟踈疑卷被”，石研斋本“烟踈疑卷褻”，王本、颜本同宋本。然下句为“尘灭似销氛”。查“褻”字，《春秋左传》云：“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褻，非祭祥也，丧氛也。’”^③杜预注云：“褻，妖氛也。盖见于宗庙，故以为非祭祥也。氛，恶气也。”^④段玉裁亦注云：“氛，祥气也。谓吉凶先见之气。”^⑤又云：“氛，褻氛，凶象也。凶曰氛，吉曰祥。玉裁按：统言则祥氛二字皆兼吉凶，析言则祥吉氛凶耳。”^⑥可见“褻”和“氛”都是所谓“气”的一种，在意义上有相通之处，正可对应，“被”字则无此意。但二字的具体含义，仍需视具体的语义环境而定。具体到骆宾王的诗中，二字可作依杜预注作“妖氛”、“恶气”解，言烟气变淡如妖气散无之状，烟尘消散似恶气消除之状，故依石研斋本当更合适。

①陶潜撰，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②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88页。

③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077页。

④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下册，第2077页。

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0页。

《四月八日题七级》

宋本作“化城分鸟堞”，石研斋本“化城分鸟堞”，《说文解字注》：“堞，城上女垣也。女之言小也。”^①又云：“《左传》：堙之，环城传于堞。杜曰：堞，女墙也。古之城以土。不若今人以专也。土之上间加以专墙，为之射孔，以伺非常。曰俾倪，曰陴，亦曰堞。”^②非飞鸟与蝴蝶之谓也，且其可与“化城”相对，当用“鸟堞”。

《夏日夜忆张二》

宋本“烹鲤无尸素”，石研斋本“烹鲤无尺素”，用“尺素”之典，当改为“尺”。

宋本“闲字澹虚阴”，石研斋本“闲宇澹虚阴”，其上句为“广庭含夕气”，“庭”、“宇”相对，当改为“宇”。

《咏怀古意上裴侍郎》

宋本“铁骑相风尘”，石研斋本“铁骑想风尘”，音近形似而误。本文为求自试而作，表明从军之意。用一“想”字，则渴求建功立业之心呼之欲出矣。

从上可见，石研斋的改动虽有违顾广圻校书原则，但确实改正了宋本的某些错误，故在版本价值上优于宋本。

宋本为顾广圻亲手影写，缘何会有如此多之不同？究其原因，或是顾广圻影摹时所改，然若此为顾广圻所改，缘何不在《考异》中提出？抑或是刊刻时所改而顾广圻不知。若是后者，则可知序中顾广圻使用的与《文苑英华》互勘的本子应是原来的影摹本，而非石研斋刊本。且石研斋本刊刻完成后，顾广圻并未再将影摹本与石研斋本相校。但究竟为何种原因，今已难以确考。

要之，宋本《骆宾王文集》虽古，然其版本价值并不甚高。石研斋本虽为后出，却优于宋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顾广圻作《骆宾王文集考异》，据《文苑英华》进行校勘，且非全盘接受，而是经过了分辨取舍，判断是否当改，并补入宋本阙文阙字。二是宋本与石研斋本原文相异之处，此种相异未出现于《考异》中，然往往以石研斋本为优，又有多处补入了宋本阙字。石研斋本为校勘名家顾广圻督刻并校勘，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与文献价值，却长期默默无闻，亦未能引起足够之注意，不得不说有宝珠蒙尘之憾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88页。

^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89页。